

## 日常记录大师：三位摄影师

史蒂芬·肖尔（Stephen Shore）、威廉·埃格尔斯顿（William Eggleston）、索尔·雷特（Saul Leiter），有句话说你会混淆肖尔和威廉的作品，但你永远不会把索尔的作品错认成他们。



我很喜欢索尔街拍里的雪景、红伞、雨天和窗，他的摄影风格明晰，很难会错认成别的摄影师。而威廉和史蒂芬的作品为什么容易相互混淆呢？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拍过吃剩的碗碟；不过，一本又一本地翻开他们的作品集，三位摄影师的作品，很不一样。而一直偏爱索尔的我，居然被史蒂芬吸引过去——

第一次接触史蒂芬（Stephen Shore）的照片是在网络，一眼就喜欢上。这种初印象，很容易混淆他与威廉的作品，两人都喜欢记录日常，喜欢捕捉色彩与场景间微妙的过渡与衔接，喜欢自然光；当整体地去关注和阅读他们的作品，才发现两者间独特而持续的生命力。

在与史蒂芬·肖尔同名的摄影集中<sup>(1)</sup>，可以纵观他的创作过程，从中体味到艺术家本人的探索、实验、得心应手、回归以及再度出发，不自觉想起那句禅语“看山不是山，看山仍是山”。史蒂芬作品里最吸引我的特质是耐人寻味<sup>(2)</sup>，似乎在表达与解读的间隙，他给出中国画式的留白。

我偏爱他在1973年至1981年间的作品，这一系列出了摄影集《不寻常之地》（Uncommon Places）<sup>(3)</sup>。他是怎么描绘早餐桌的呢，杯盘狼藉地摊开，光线是清晨的，颜色蜜汁般鲜艳；他是怎么捕捉街头的呢，不同色阶的绿，和谐地出现在同一画面；他是怎么拍摄日常的呢，街头转角，一棵雨后的树，你觉得好像谁都可以拍，但并非谁都拍出这样……也许仅仅擦身而过，而不是驻足观看，摸着下巴，细细琢磨：“怎么就不对劲儿的耐看？”尤其当作品经过冲印，放大细节，被挂在墙上时。

史蒂芬把摄影过程比作钓鱼，是一门需要智识准备、注意力高度专注和灵敏的技术，一瞬间——线被拉紧，鱼上钩了，咔嚓，照片出来了。<sup>(4)</sup> 寻常之景，不寻常的是他捕捉到的特质。偶尔我在他照片中看到霍普<sup>(5)</sup>的身影，甚至是基里柯的<sup>(6)</sup>；某个瞬间落下的孤独、梦一般的游离。照片偶尔是非常私人的事，一张对本人意为珍贵的照片，在他人看来则平平无奇。如何将这种私密、珍贵、独特的体验，扩散它的感知范围，让更多人参与进来，是艺术家的功课；史蒂芬在《不寻常之地》中表现得得心应手，但他没有继续这样拍下去。之后的作品反而回到前期风格，看起来像任意一个数码相机里的存货：大量、随处拍、或纪念、或纪实。他不想跟前辈一样，一直拍摄“决定性的瞬间”——当所有视觉元素和谐或戏剧地呈现在某个时刻，他对观看这个行为感兴趣，对时间的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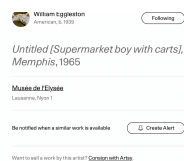


逝感兴趣，“我希望从视觉上意识到正在度过的每一天，”<sup>(7)</sup> 他说，继续观察和记录自己和他者作为人类的生活。

史蒂芬开设了个人网站<sup>(8)</sup>，里面颇为完整地记录他作为艺术家的活动：摄影、文章、出版物。（这让我对他的创作感到更加亲近）在阅读他的文章中，可以感觉到思考是他的爱好以及习惯；而他又如何在照片中呈现关于不同学科知识的思考。有一次，他阅读到《哈姆雷特》中对于一段戏剧课的描述“不需过分表演，要遵循自然之道，通过形式与张力，展示时代的面貌”，发现自己刚拍下的照片构图更倾向古典的单点透视，没有凸显出时代的特质，于是隔天跑到同一路口，重新拍摄。<sup>(9)</sup>

史蒂芬不断向前，不被已被市场认可的风格所束缚；同时随着技术的发展，探索新玩法，目前他热络在instagram平台上，和使用手机进行拍摄。年轻时的他曾在安迪·沃霍尔工作室呆过，沃霍尔当时也非常热衷于使用日常材料与当代技术，“我在沃霍尔身上找到了——我不觉得是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——一些和我自己产生了共鸣的东西，那就是我们对于当代文化的喜爱。不是愤世嫉俗，也不是深陷其中，而是保持一定距离进行思考。”<sup>(10)</sup>

如何通过视觉形式，对当代及日常生活做出冷静、克制、清晰、丰富的描述，并非易事，史蒂芬已在路上；当整体地去观看他的作品，流连过其中的生涩感以及成熟风味，才渐渐察觉出那种耐人寻味，与艺术家达成更完整的交流。



也许是巧遇吧，初初认识史蒂芬和威廉，都是先从第一眼就让人喜欢上的作品开始。威廉（William Eggleston）是《肖像》<sup>(11)</sup>，封面是一个售货员的半身像，他正俯身推着超市推车，夕阳打在英俊的侧脸上。不过，在艺术家漫长的创作生命里，不会只有讨人眼缘的部分，在图书馆没有看到威廉其他的摄影集，去Moma和Artsy上搜索，果然——跟《肖像》很不一样。

Artsy上关于威廉·埃格尔斯顿的艺术家介绍，有两个词特别想拎出来分享：

**Lush** 多汁的；味美的；青葱的；草木茂盛的

**mudane** 平凡的；单调的

这两个词正好概括我初遇威廉和史蒂芬作品时的初印象，也正因二人的部分作品包含以上特质，才容易使他人混淆。明明是平凡、单调之物，他们却在镜头里交织色彩与光线，呈现出来的世界是如此的丰盛、多汁，像午后的小番茄，要忍不住拿去榨汁了。

威廉的拍摄多围绕自己成长和生活的地方，田纳西州，孟菲斯市，亲朋好友，邻居的房子，当地街道或郊区绿植；在环绕四周的素材里，他探索出个人的拍摄气质，看似是当代美国的生活群像，仍以个人的目光为基调。在电影《伯德小姐》里，女主角同样生活在小镇，没有大城市的靓丽与利落，生活与小镇一样，保守、传统、甚至有点乏味。毕业时，伯德小姐以小镇为题写了论文，修女看完后跟她说：“看得出来，你很爱这个地方。”伯德小姐困惑了，因为她一直想逃离这里，修女意味深长的补充：“难道你不觉得，爱与花心思是同一回事吗？”威廉同样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与心思去拍摄自己熟悉的地方，同时，带着距离。晚年他最感兴趣的事：“第一是音乐，第二是天体物理，我想不出第三个了，因为前两样事物已经占据我大部分的时间。”<sup>(12)</sup> 威廉并没有提及摄影，艺术是相通的，无论是音乐体验，还是天体物理的知识，都已汇入他的创作之中。

威廉的摄影并没有让我想起任何的画，反而是音乐。他喜欢巴赫的音乐，而他的摄影中，真真流露出巴赫平均十二律的意味。

然后，红伞伸进这篇文章的视野，鹅毛般的大雪下起，雨水一道道地划过玻璃窗口，行人在街道上，在雪里，在雨中，带出的色彩与线条，被索尔（Saul Leiter）优雅地记录下来。索尔年轻时就职于时尚芭莎杂志，从事广告摄影，最钟情的是绘画；他曾对同事说，博尔纳的画于他而言，比芭莎杂志所给予他的，更为珍贵；同事则给出了不可理喻的表情。



索尔一直都在拍摄和绘画，“摄影天生适合用来将景色裁切得引人入胜，”<sup>(13)</sup>这句话用来描述索尔的摄影再好不过了。他的摄影，以简洁的造型和分明的色彩，一下子就捕捉到观众的注意力；带有装饰性的意味，与日本的版画相近。若要追踪他摄影里的深思，是不必的，他对世界的观看不设距离，不设目的，很多时候他是融入的，融入世界带给他的感知，跟日本浮世绘的绘画作品一般——耽于感官。色彩、线条、人的质感、城市里的自然力量，这些是如何在目光中被捕捉到的？索尔——他是天生的就会的了。他要的风景，从来不必远走，纽约市区有他拍不腻的一切。在他的纪录片《不必匆忙》<sup>(14)</sup>里，他说：“我们所生活的世界，到处都是摄影的素材。摄影有一件好事，它教会你去观看，去欣赏所有的事物。”

索尔的篇幅这么少，并不是他的作品不够好，而是回到他的摄影里，去观看，去感受吧。他生前不愿为自己的摄影，为他本人的艺术生涯做过多阐述，完全沉浸于世界给他的感受中，那么，观众为何不也跟着他这么做呢？

史蒂芬·肖尔（Stephen Shore）、威廉·埃格尔斯顿（William Eggleston）、索尔·雷特（Saul Leiter），三位摄影师的作品，都拥有耐看的特质。看得越久，越津津有味。我想，时代的特质并不如史蒂芬所认为那样，体现在知识的发展上，比如图片的构图方式是偏向古典的均衡，还是偏向现代的跳跃；而是时代自然加赋的气质。

我不明白，为什么耐看？尽管照片里的景物如此平凡。这种对比，是否类似于现代绘画与古典绘画间的对比，尽管维米尔和梵高所绘的日常之景都拥有让人驻足观看的能量，但散发出来的气质，确实不同。我们敢于承认，维米尔的画面，更接近我们所见到的平凡，但又比我们日常所见的，多了耐品的意味。一位善于仿造现代艺术作品的画家贝特莱奇说，他可以熟悉画家的性格以及作画习惯，自制符合年代和产地的绘画材料，画出20世纪各位名家的绘画，但是文艺复兴的绘画，却难以仿造。

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？让我感兴趣的因素之一——对时间的感知与运用。在文艺复兴时期，绘制一幅作品，几年到几十年是时有的，艺术家可以也愿意付出漫长的时间（赞助人可以也愿意等待）；素材不需急赶赶地更新，关于圣经、希腊罗马的历史神话、诗篇所留下的内容，就够艺术家用了。而现今，无论是技术、题材、形式的多元化发展，还是观念、思想的不停更新，艺术家的脚步更快了——

摄影似乎也在重复这个进程，从设备笨重、技艺讲究到目前人手一台手机，随处拍摄。那么，摄影是不是也会跟安迪·沃霍（Andy Warhol）的创作方式那样——日常可见、批量复制、大众文化；那么，从这种方式出来的作品就一定没有内核吗？我想不是，“你需要让那些通常让你感到无聊的小东西，突然刺激到你。”安迪说，我们同样也从史蒂芬和威廉的摄影中感受到这种小小的刺激。

我还记得一个小小的现象。有一条街，路上多是红砖的房子：民国时期留下的建筑、学校、居民楼、商铺，还有公交缓缓驶过这条窄街。树长在人行道上，是一种春季落叶的树，只会生长在冬季较为温暖的地方；这些树是这么打着主意，在冬季时先不结束生命，进行更多的光合作用，在来年四五月份的时候，可以直接将养分转移给新萌发的叶子。春夏之交，这些树开始大批落叶，纷纷扬扬，偶尔随着风，悠悠地在空中打了好几转再落下，那姿态跟这条街一样，秀气又舒心。这样的美丽，年复一年，安静地发生；突然有一年，这样的景观，聚集了很多观众，大家突然领略到它的美，过来参观并记录。我想，这是网络分享的缘故——原是擦身而过的风景，而后是某个人的目光捕捉到了它，把它的美丽传输到网络，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而一些观众，不仅仅看到了风景，还领略到目光。

我们的视野会遭受思想与习惯的束缚，我愿意跟着他们的步伐，不断地去追认世界上的「瞬间」；我更愿意追寻艺术家的步伐，不断再去领略并更新内在的风景；偶尔，我会像小野洋子所说的那样，变成一颗小小的米，丰富的思想与感受也会让人有过饱之感，学会偶尔放弃它们，做一颗小小的米，休憩。<sup>(15)</sup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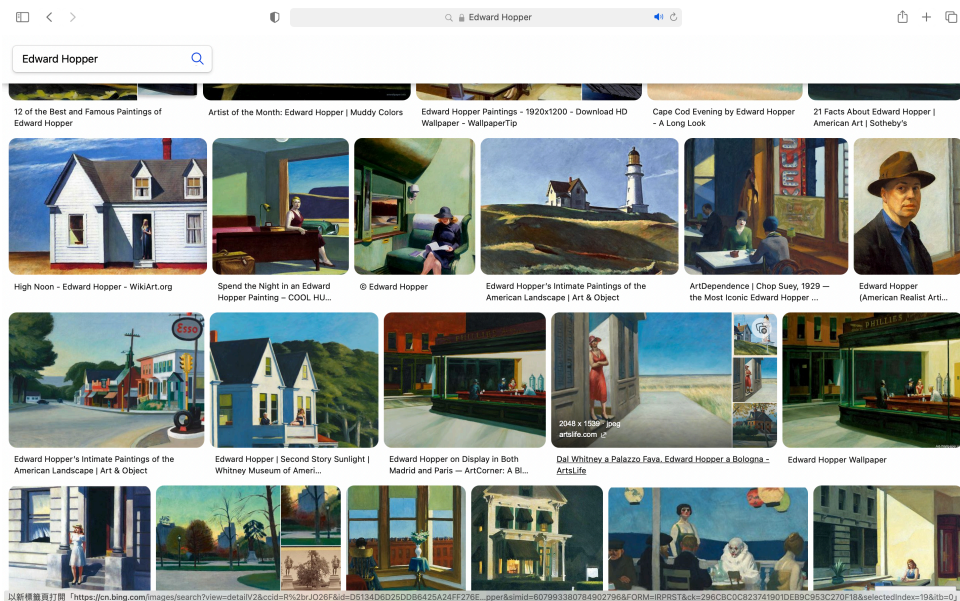
#### 参考文献：

(1) 《Stephen Shore: Survey》（史蒂芬·肖尔：纵览）这本由曼福基金会(Fundación Mapfre)和光圈基金会（Aperture Foundation）联合出版的摄影书是2014年底，由曼福基金会举办的史蒂芬·肖尔（Stephen Shore）回顾展的配套画册。此篇介绍来自文章《简评〈史蒂芬·肖尔：纵览〉》，tintinwong/文。

(2) 耐人寻味，这个形容词一开始阅读到，是在姜纬撰写的文章《色彩分析：斯蒂芬·肖尔的摄影》中“约翰·萨考夫斯基在评价肖尔的作品时指出：‘非常安静，非常沉着……但不乏味，不空洞，而是耐人寻味。’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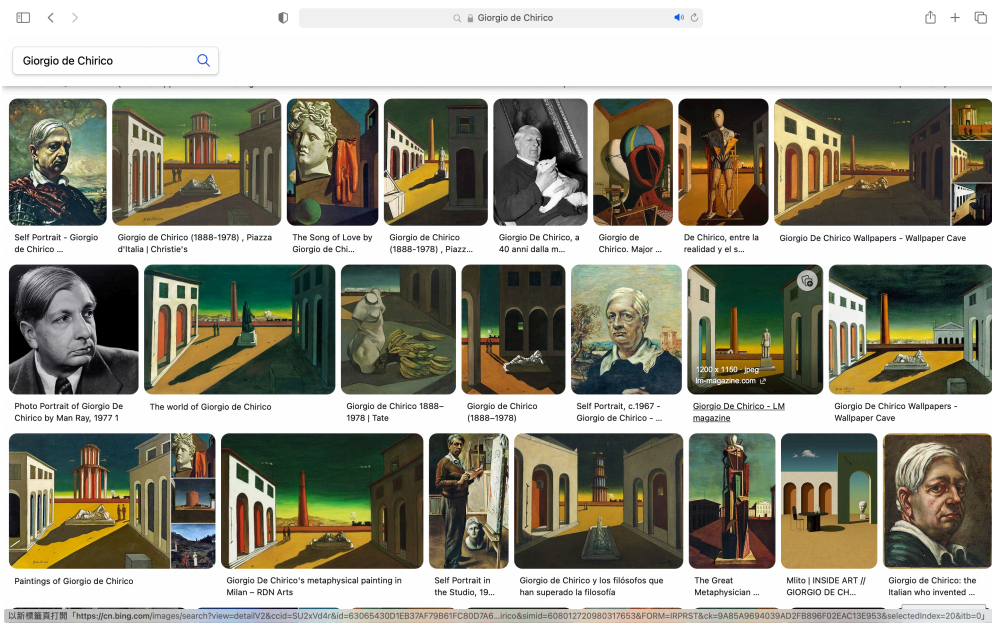
(3) Uncommon Places，1973-81；Stephen Shore最著名的摄影册之一。

(4) Stephen Shore在MoMa官网上的艺术家简介；<https://www.moma.org/artists/5409>



(5) 爱德华·霍普 (Edward Hopper, 1882- 1967)，美国画家，多描绘美国当代生活，都市或小镇，气氛寂寥，作品《夜鹰》、《加油站》等

(6) 乔治·德基里科 (Giorgio de Chirico, 1888—1978)，意大利画家；画面以梦境般的气氛引人注目，作品有《一条街道的神秘与忧郁》、《预言者的报酬》等。



(7) “但我不想拍‘决定性瞬间’。卡蒂埃 - 布勒松 (Cartier-Bresson) 用这个短语表示一种所有视觉因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特定时刻，但我对平凡的事物更有兴趣，被生活中未发生过的事情吸引。我希望从视觉上意识到正在度过的一天。我开始拍摄遇到的每个人、每一餐、每个卫生间、睡过的每张床、走过的每条街、到过的每个市镇。在旅途结束之后，我还继续拍。” 节选自《美国表象》前言，Bob Nickas/文，周仰/译。

(8) Stephen Shore个人网站：<http://www.stephenshore.net/index.php>

(9) 《形式与张力》，Stephen Shore/文，胡涂/翻译。

- (10) 《史蒂芬·肖尔 非巅峰时刻》，Keith Wilson/文，刘张铂泷/翻译。
- (11) 《William Eggleston Portraits》，摄影集，收录1960年代至今的一百多幅肖像摄影作品。
- (12) 《摄影世界》，某一期关于William Eggleston的采访。
- (13) 《认识艺术》，一句形容德加的话。
- (14) 纪录片名字：In No Great Hurry, 13 lessons in life with Saul Leiter
- (15) 出自小野洋子所著的《葡萄柚》；梁幸仪/译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。